

## 人生小满，足矣

□ 王调忍



五月，是个万物始茂，盈而未满的时节。春的绚烂还来不及及走远，一阵爽朗的风就迎来了初夏。

人，跟着二十四节气，一路向前，穿过繁花似锦，踏入麦浪摇曳。过了立夏之后就是小满。

小满在唐人欧阳修的“夜莺啼绿柳，皓月醒长空。最爱垄头麦，迎风笑落红。”中款款而来。此时的大地，一片生机盎然，又从容不迫。夜莺在茂盛的柳树枝头自由自在地啼鸣，明月照亮了万里长空。这个时节，田垄前的麦粒开始灌浆，像一群即将褪去稚气的少女，在初夏的风中轻轻摇曳着，笑着那落满一地的嫣红。

此时，还未完全饱满的农作物，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，将在成熟前接受来自天空最后的馈赠。正如民谚云“小满小满，江河渐满”，小满反映雨水丰盈，农作物将会迎来倾盆大雨的洗礼，其颗粒也在温度与雨水的刺激下变得愈发饱满。一切都有着向上生长的力量。

小满，在农耕中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气。从陶安的诗句“连营万屋无闲地，小满初晴麦气薰”中可知这一时节的繁忙景象。插秧、管麦、收油菜、养蚕采桑，每一样农活都得赶在这个时节。农人辛勤劳作，内心是丰盈而满足的。

满，在《说文解字》的解释：“满，盈溢也”。正所谓“水满则溢，月盈则亏”。难怪节气中只有小满而没有大满。传统

儒家中庸之道忌讳“太满”，有满招损、谦受益，时乃天道之说。

二十四节气不仅仅是一份珍贵的遗产，它所蕴含的生活理念，人生哲理时刻警醒着我们做人要有度，做事要有数。面对自然的规律，我们要心存敬畏；面对古人的智慧，我们要心怀感恩。

小满，是一种生活的态度。

生活中以小满的状态面对一切，不为小事而计较，多一点宽容，少一点抱怨。不一味的索求，不患得患失，真诚的付出，坦荡的行事，小小的满足，大大的惊喜，不求完美，但求无悔，幸福就会悄然而至。曾国藩说“人生的境界是花未开全月未满”。仔细想来，却是如此。小满，未满，才有进步的空间，才有对未来的期望。

小满，是一种人生的智慧。

也许，房子不够大，但充满欢声笑语；也许车子不够好，但一样能去远方；也许，孩子学习不好，但是足够乖巧；也许，妻子不算漂亮，但是足够温柔；也许，先生不会赚钱，但是真诚善良。一家人在一起，平平安安，健健康康，何尝不是一种幸福。小满，就是不攀比，小满，就是积累一个个小幸福，小满，就是大成若缺。

人生小满，足矣。

## 布谷喊熟的五月

农事催得急，焦灼地啼叫  
一声紧过一声  
喊醒了生锈的镰刀  
喊熟了北方的五月

阳光亲吻着热辣辣的风  
成熟的麦子，翘首以盼  
如待嫁新娘，凝望迎娶的马车

布谷，布谷——  
亲切幽长的叫声  
又一次从我久违的村庄漫过来  
携带着母亲蒸馍的香味 (杨传信)

## 青春

是一只跌跌撞撞的  
飞蛾，在夜的网中  
一盏微弱的烛火就会  
让它蒙着头向前冲

是一段杂乱的  
交响，在长满野草的山谷  
那只拿着指挥棒的手臂  
如亡命奔逃的野鼠

是艳阳里的一场  
疾雨，忘记带伞的人  
头顶着和煦的阳光  
却被浇湿了全身

是打翻了的  
调料罐，在琳琅满目的厨房里  
拾起那一堆堆  
如玉的晶体，有酸涩  
也有甘甜 (杨兴华)

## 晨读

摇落满天闪烁的星斗，  
踏落遍地晶莹的露珠。  
清风吹开求知的心扉，  
伴随我在黄河畔晨读。

杨柳伸出柔软的纤手，  
太阳投来金黄的光华。  
琅琅书声像百鸟欢唱，  
张张笑脸迎来知识欣慕。 (李均)

## 草木，枯荣并存

布谷鸟挟着阳光的香味  
飞翔，旋转  
色彩，用温暖的表情诉说  
彩裙上蝶飞凤舞  
孩子的脸蛋  
结出红扑扑的苹果

不奢望不贪图  
不泛滥不张狂  
庄稼地里微风细雨  
青藤攀上窗台  
啾——啾——啾——

这里枯荣并存  
自足地，接纳头顶的风起云涌  
这里是人间  
草木无恙 (施崇伟)

## 旧时光

阁楼上的樟木箱子  
这褪色的信封一打开  
无数的丁香鱼从夜色中潜入

镀了银的时光从手腕上褪下  
一坛十八岁的女儿红开启  
盘扣微醺，蓝印花袄依次上色

我拿起这把桃木簪子，黄昏  
被划了一道口子。欸乃一声山水绿  
十八岁的祖母正撑着竹篮

从河埠头悄然站起…… (杨苏燕)

## 去野外听雨

雨下了多久，  
有人知道，有人不知道。  
大大小小的雨滴，  
着急地满世界跑，  
执拗地想唤醒每一个人。

但恐怕连雨也不知道：  
自己天生就是哑巴。  
高楼上的人聆着耳朵，  
真的能听到雨声吗？

雨滴前赴后继的追问，  
在世界的低洼处，  
终于听到了回音，  
原本沉默的草木开口了…… (程川)

## 何以消夏

□ 张叶

在汪曾祺的夏天里，似乎看不到闷热与烦躁，总是捕捉到最为受用的方面：“夏天的早晨真舒服。”他是心静自然凉呀——一大早做的事，是“写大字一张，读古文一篇”。

常人所回忆的夏天，即早晨也是酷热的，一出了空调的屋便像是整个儿蹬进了温水，呼吸都不痛快。但汪曾祺注意到了他的花儿，他说“夏天里最为幽静的是珠兰”，牵牛花开得太早，秋葵楚楚可怜，重瓣的风仙花如小牡丹，还有马齿苋、狗尾巴草、益母草……在他的夏天，可以将西瓜吊在水井里，下午取食，“凉气四溢，连眼睛都是凉的”。他在院子里乘凉，放一把大竹椅，“横七竖八一躺，浑身爽利，暑气全消”，耳畔听的是蝈蝈的鸣唱，然后看月亮：“月华五色晶莹，变幻不定，非常好看”。热浪的逼迫、蚊虫的干扰好似都不存在，汪曾祺的夏日，惬意自在，使人学会会将视野放宽，欣赏细小的美妙景致，心境自然也敞亮清凉了起来。

“草有时比花漂亮”——肖复兴的夏天，亲亲的野草占满了童年的回忆。他们那些调皮的男孩子，会将狗尾巴草的毛毛探进女孩的脖颈里，“逗得她们大呼小叫”。狗尾巴还会



## 一只怀孕的猫

□ 张德华

这天上午，我出发去参加一个人的葬礼。当我走出大厦门厅，右转身，朝左下边下意识地扫视过去，出其不意，收获了一处清晰的景致。

高楼映在汽车后箱盖与玻璃上。离我约五米，一只猫，趴在那黑得发亮的地方打盹。

汽车高高翘起的臀部给了它一个可以瞭望的高度。它似乎很清楚自身的处境，眯着眼睛，根本没有在意过往的人与大街小巷的嘈杂。

这里，一定有个高高在上的灵魂，打心底里鄙视一切。

我提了提神，慢慢靠近，准备给它拍张特写。这猫，会不会就是那只？它总在深夜，从双眼放出光芒，在低矮的灌木带边悠闲漫步。我经常在加班工作后回家，下楼经过花坛时，与它相遇。这猫，会不会就是那只？它在春天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声，像被遗弃的婴儿，或者是堕下的胎儿的幽灵，令人胆战。

不错！它的确具有猫王的气度，像只老虎，在醒目的地方打盹，有种掌控全局的自信，似乎不屑于小伎俩的骚扰。它只

微微张开了一下眼睛，又闭上了，继续它的回笼觉。

这种态度，像一个吃惯了苦头进而蔑视痛苦的人，像一个亲人都先后离去的最后孤独的人，像一个对幸福已经麻木了的人，像一个对酸甜苦辣都趋向漠视的人，像一个放弃了所有理想的人。

我靠它越近，越发现大厦的屋顶越小，小得刚好趴下这只猫。大厦倒插在天空里，这只猫仿佛在等待一片流云，只要一出现，它就会纵声一跃，跳上上映出的云彩。仿佛，还须等待一个不短的时间。

我故意咳嗽了一声。它缓缓站了起来，伸了个懒腰。我以为它会快步离去。但它在原地又缓缓趴下了，仿佛一小堆误会。

它站起时，我发现它的腹部鼓鼓而沉甸甸的。哦，它怀孕了。

它根本不在意我的看法。它已经怀上了一个孕妇的世界观。



□ 吉保祥

瓦蓝，听起来便赏心悦目的称谓。天空蓝，湛蓝，蔚蓝，透明蓝，像鸡蛋清那样的纯，优雅、潇洒，有始有终，有凭有据，蓝到了骨子里、肉里，炖到了锅里，让人心神神往，大快朵颐。

小时候的房屋有天窗，天空通常有小鸟光临，晚上睡不着觉，便一直瞅着天窗外的夜空发呆。巴掌大的天空上，有星星狡黠，有月亮调皮，有银河无垠，一碧如洗，毫无纤尘。那时候的天空，就像一个鸭蛋，一碰就破了，而月亮与星星是双蛋黄，以瓦蓝的天空为背景，一唱一合，天就亮了，梦就醒了。

坐在承德避暑山庄的某处排椅上，面对着百年伟大的建筑发呆，这儿随便某处便写着失落与哀伤。我碰到了粉墙黛瓦，又遇到了几个假扮清人的粉色官女，光景变幻，世事流年，时间静止在此时，像在等候某段荣光再现。刹那间，我遇到了那种蓝，是太阳作用下的蓝，是天空垂直下来的蓝。瓦蓝色的背景下，让避暑山庄突然平添了生气与力量，这是一种通透的时尚，像梭罗在瓦尔登湖边散步，更像法布尔看到了蝉，更加洪容姿高颂着“绿荫幕定蔚蓝天，庭户萧然有漏仙”。山庄内一定隐藏着若干先贤，他们通过历史的望远镜祝福着华夏苍生。

在江南，天空一般呈现两种颜色，一种是天青色，等着烟雨，儒雅在宣纸上晕化；另一种便是瓦蓝，有炊烟作底，整个画纸上一片安详。我躲在水乡周庄的某处旧宅里，周庄穿着蓝色的上衣，青色的裙裾，红油纸伞，有雨落下来，打在蓝瓦上面，有一两处瓦片禁不住水滴石穿逻辑，跌倒在地上，一声脆响，像沙漏断了沙。

收到朋友的祝福微信：焦作的天空还瓦蓝瓦蓝吧！

本来心事如潮，本来诸多不快，本来为每天的柴米油盐和人烟烟火与现实貌合神离，看到瓦蓝二字，突然间喜悦涌上心头。瓦蓝，像瓦一样的蓝。蓝色，清纯大方潇洒，好想抓一大把蓝，扔在尘世里，这世上岂不是少了诸多难题。

生长于北方乡村的我，对小麦并不陌生。俗话说得好，“民以食为天”，北方人吃饭，以面食为主，而所有的面食，它的原料几乎全来自小麦，所以确切地说，小麦便是我们北方人的“天”。

在北方的农村，小麦绝对堪称是伟大而慈悲的植物。我出生于陕西关中平原东北隅的司马故里，这里四季分明，气候温和，光照充足，非常适宜种小麦。“白露早，寒露迟，秋分种麦正当时。”每年秋收之后的十月初，一粒一粒的挑选好的小麦便被播种到地里了。这时，若有一场绵绵的秋雨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。大约一周之后，一株株的麦苗，便像细嫩的韭菜一样，你挤我拥地蹿出地面，用初生的嫩绿，装扮着逐渐衰败的秋日。要是久旱无雨，村中的人人会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，急得团团转，比地下的小麦还着急。

萧瑟的秋日里，小麦长出三片叶之后，便开始了第一次分蘖扎根，进入越冬期。满目肃杀的冬日，大地一片衰败，只有它们身挨身肩并肩，满怀希望，齐刷刷地挺立着绿色的身躯，摇曳着纤细的叶子，在寒冬腊月的北方站成了大地上绿色的诗行。冰天雪地，北风呼啸，它们抖抖身子，如绿色的火苗笑对凛冽的寒风，飞舞的雪花是它们的棉被。“春从何处归，陇麦回青润。”当春风轻

盈地拂过大地的时候，它们便懒洋洋地从睡梦中苏醒过来，睁开惺忪的睡眼，精心梳洗一番，像是赶赴约会情郎的豆蔻少女一般，顿时变得绿油油、水灵灵的。不出几日，田野之上便犹如铺上绿色的地毯，或许，麦子和人一样，都知道“一年之计在于春！”它们不恋春光，更怕负了春光，它们用冬天积蓄的力量争先恐后地在春天里埋头拔节、坐胎、吐叶、扬花、吐穗，这时的小麦，真是几天一个样，不得不让人刮目相看。夏日，小麦昂首挺胸，摇晃着由绿变黄的身躯，像怀孕已久的少妇，“小满”之后，小麦开始灌浆，尖尖的麦芒脱颖而出，此时的小麦褪去了往日的娇羞，把逐渐饱满的麦穗高高地擎起，像金色的旌旗迎风招展。这个时候，炽热的阳光便是对小麦是最好的奖赏了，进入六月，翩然而至的“芒种”时节，饱满的麦穗变成了金黄色，小麦如即将分娩的产妇，颗粒饱满地只等待着即将落地的那一天。

“田家少闲月，五月人倍忙，夜来南风起，小麦覆陇黄。”麦收时节，站在乡间的田野，一行行麦子似金色的诗行，行行成熟饱满，风情万种。微风拂过，麦香氤氲，一片片麦子，犹如金色的海洋，汹涌澎湃，让人心底溢满了丰收的喜悦。迎着炙热的阳光，走进麦地，一株株成熟的麦子，娇羞地低着头。俯身，

捧起那沉甸甸的麦穗仔细端详，一株株小麦颗颗饱满，几乎经不起一阵风的抚摸，像要爆裂开来似的，忽觉得这麦子也像十月怀胎的母亲一样，那分娩的喜悦，或许只有做了母亲的女人才能懂得。我忽然对这片麦子生出一种从未有过感动和敬意来。不远处，一片忙碌的景象，一片片的麦子无悔地倒下，没有抱怨只有从容。

站在麦地里，我竟觉得麦子似英雄一般伟大！一粒小小的麦子无悔地埋入地下，在时光的风雨中，经历了四季冷暖的淬炼，到头来无私地捧出了好多粒麦子给予我们人类，这是何等的高贵和悲悯啊！炎炎夏日里，它们无悔地赶赴死亡，只为交出饱满的果实。或许，它们知道，如若不死，它们仅只是一株麦子而已。只有死去，来年才能换来无数株的麦穗，这样的死何尝不是另一种生呢？！时过中年的我，此时此刻才真正懂得了麦子的伟大和慈悲。

站在夏日的田野，不由得想，世间万物皆有禅意。或许，这些饱满丰盈的麦子，正在以这样的一种特殊呈现的方式，在启发我们人类呢？原来，成熟的麦子和成熟的人一样，都是懂得谦虚地低头、感恩和无私地为世界奉献自己。人生一世，做人亦该如小麦，懂得感恩和奉献，才能开启爱的菩提！



## 致敬小麦

□ 王芙蓉